



散文

夜静，雨敲打着窗户。忽然想起小区门口那家茶社的一副楹联：静夜品茗听雨声，美人心语入梦来。想来，那应该是一种境界……

我一直认为，茶是一种最能调动人感官的饮品之一。清茶一杯，令人心境平和。

水新烧，杯清透，茶为西湖龙井。我喜欢绿茶的随意性，很休闲，无须繁杂的泡茶工序，一只玻璃杯，取一小勺茶叶放入杯底，滚开的沸水徐徐

# 静夜品茗听雨声

□徐学平(江苏盐城)

注入，茶叶翻飞，卷曲的身体兀自打着转儿，缓缓舒展开，又慢慢沉入杯底。茶叶仿佛生命复苏一般地徐徐舒展，水也渐渐染上了沁人心脾的绿，水色由淡渐渐变浓，仿佛盛了漫山遍野的春色跃于眼帘。

双手握住杯身，杯中绿意盎然地醒着几片绿绿的生命，任热流缓缓从掌心蔓延开，闭上眼低头轻轻吸气，茶香弥漫。一杯好茶如知己相伴，恍若伊人端茶送盏的佳境，且不看佳人



神态，单是这一杯翠绿的汤色浅藏着醇香，犹似心上人款款注视轻声细语而来，便有了些许醉意灵感，或许会有一帘幽梦，或许会留下千古佳话。

举杯浅呷一小口，茶水带着清新自然的气息绕肠滑下……窗外，雨丝渐密，轻烟笼起，天地开始朦胧，影

影绰绰间，白雾升腾，远处的景观开始缥缈起来，如置仙境。雨点或疏或密，或远或近，或回旋在屋檐的瓦缝中，或敲打在窗户的玻璃上，或飘落在芭蕉的枝叶间，一如技艺高超的乐师正在击节而歌……

清茶一杯，看杯中娇嫩的芽尖三三两两簇拥在一起，仿佛女子的心事，或浓或淡，在低语倾诉。清茶一杯，看杯中新叶你挨着我、我挤着你，尽情舒展着身姿，缕缕茶香让雨夜饱满丰盈了起来，片片绿意让记忆湿润温暖如春。喝茶的时候，总会想起日子里林林总总的过往，淡香幽远。

雨夜茶香，像丁香一样的姑娘悄然走过小巷，留下油纸伞无法带走的暗香；雨夜茶香，像大山一样的汉子正在海边凝望，望不尽远在平原上的那一片故乡；雨夜茶香，淡淡的记忆淡淡地蔓延……

## 呼唤

□陈亦权(山东淄博)

眼是世界上最温柔的光  
我用它轻轻照亮满地凋零  
拾一片落叶  
将它与流逝的岁月一起  
折叠进孤雁曾经飞过的风里

凋零和萧瑟，也是有温度的  
我把它们和新煮的茶泡在一起  
吟诵成暖暖的诗句  
照片会褪色，记忆却不会泛黄  
闲逸的心，从来不会因为季节而  
变淡

风不会沉默，风的沉默就是死亡  
它在我前面捎来春的问候  
别让心走得太远……



冬之魅 油画

□贺辉(北京燃气第一分公司)

## 野酸枣

□崔靖庚(北京固体废物有限公司)

须却扎得很深。

野酸枣没有娇艳芳香，也无意攀红附绿，阳光下，平静地生活，安然地生长，全然没有一点自惭形秽。寒冬，古铜色的枝干倔强地伸向天空，在旷野中袒露着钢筋铁骨，任凭狂风怒吼，绝不顺风倒伏。

采摘野酸枣是孩子的乐趣，每当酸枣透红的秋季，山坡上，田埂边到处都是山里娃的身影，手上、脸上也会留下摘酸枣时刺扎的痕迹。吃不完的酸枣配以山泉清水，在砂锅中慢火熬制，出锅前佐以冰糖蜂蜜调汁，则是最纯最美的酸枣冷饮。

山里娃好动爱美，手巧的男孩把酸枣枝削刻成游戏道具——两头尖尖的木朵儿，小姑娘们把带着天然花纹

的酸枣核磨亮穿孔，用红线串起，戴在脖颈上。酸枣枝因枝杈密、棘刺多，也是乡亲门插柴门、做篱笆的上好材料。用酸枣木烤熟的羊肉，味道鲜美、风格独特。

上高中的时候，酸枣核作为一味中药，突然能卖钱了。“取野酸枣核十克，砸碎取仁，炒熟服用，能补阴气，强筋骨，除烦止渴，宁心安神，治虚烦不寐。”酸枣核成为当时治疗失眠病症的灵药，那时候，家里的日子仍然紧张，拾野酸枣赚学费，是我的日常功课。

考上了大学，乡亲们纷纷前来送行，邻居老奶奶拄着拐杖，颤巍巍地推开我家柴门，将满满的一口袋酸枣递到我的手中……那一刻，我的心里，酸枣的分量比任何礼品都重。

## 秋日偶感

□风静(北京丰台)

太多的人都只是擦肩而去的过客

或聚首于驿站敞开心胸畅聊一夜  
之后就就此别过永远消失在人海中  
连表情和声音都在记忆里淡漠

或在风雨中同行一程却不能共享成功

相知过患难过终也不能抗拒俗世的戏弄  
问芸芸众生中有谁能与你同醉到永远

许多人都是一生只见一面的行旅

同是跋涉者同是豪情万丈的年轻人

相见时举杯邀月纵论天下大事人间英杰  
临别时洒脱一笑，互相祝愿

同是行路人同是郁闷愁苦的流浪汉

萍水相逢间寒暄几句，寂寞旅途中互勉一番

然后各自启程，一路风雨中请君多保重

一个人和无数的人终归只是陌路

世界很大也很小，缘分恍在若有若无间

曾经的知己偶尔也会似曾相识地遇见

当初的情谊却只是轻轻地一带而过了

海洋这么大，方向这么多，路程这么遥远

不论相信未来的水手彼此间情谊多么深厚

注定了在一个港口分手之后今生便难说再见



随笔

久居城市，鲜有机会回乡，那青山绿水的小山村常在梦中萦绕。

偶然在延庆爬山，突然发现一丛丛、一簇簇的野酸枣在山路两侧若隐若现，那青红相间的圆形小珠悬挂在枝丫上，似串串灯笼，又宛如一嘟噜一嘟噜的红玛瑙，既好看又令人垂涎。

随手尝一粒，山涧草木的余味儿弥于口中，酸甜之意，沁透全身，令人直流口水。

野酸枣大多生长在干旱、贫瘠的沟坎崖畔，春天只需些许雨水，便在枝头绽开点点嫩绿。花朵小米粒般大小，淡绿淡黄，躲在枝丫叶片之间，不常被人注意。偶尔有蜜蜂飞过，也只会逗留片刻。野酸枣树生长极缓，十几年的光景，高度不过米许，但根